

劉毅

賈逵

倉慈

李典

典韋

諸王

司馬朗

任峻

張遼

李通

龐真

三

梁習

蘇則

樂進

臧霸

龐濟

國志

張既

杜畿

于禁

文聘

閻溫

魏第五冊

溫恢

怒預

鄭渾

張郃

徐晃

呂虔

許褚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劉馥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

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

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

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

荀彧傳作李  
術述術古通  
用



吏治

如波河任東  
如波南之事  
古有黃城之  
也何休曰是也

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場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苦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

靖

理人譜

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鄉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



傳與善傳宗信  
云太和青社中  
好多事人性  
惟性純解學多  
治太學太子  
有千形而博  
事以廣疏  
子亦弟子本  
及至去歲  
冬未去歲  
以其子校次  
地極劉請所  
以有以疏也  
人冊府作實

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  
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  
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  
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  
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  
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  
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  
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歡浮華交游不禁自息

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非諸  
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  
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塌水。溉灌  
中。所立。宜。福。每。以。廣。世。期。之。利。  
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  
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  
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  
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  
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

劉弘  
宏與晉世祖同  
年居同里按晉  
武帝內內人  
宏係國相人  
同里者仍同居  
洛陽永安里  
也



伍朝皮初

以公滅私  
紙書故  
信

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罷能  
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  
書郡國丁寧欵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  
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  
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  
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  
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為  
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  
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  
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

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  
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  
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  
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  
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

司馬儵

司馬防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儵字元異博學好古個儻  
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  
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  
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



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

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欽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群穢、廣舉



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意。

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末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

明○語○切○直○松○之○上○非○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

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



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第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人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

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晉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

麤御覽作思

以訓二字當例



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卽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夢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以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艷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

北來本字鄴字仲子多仲字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

梁習



仙核本作雄  
張意信大姓  
雄張

召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  
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  
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  
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  
時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  
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  
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  
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  
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  
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資達

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  
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  
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  
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  
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  
也

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  
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  
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

魏書卷之五 梁習



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  
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  
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  
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  
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  
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  
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  
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  
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  
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

計除土音  
以弭北邊  
之患

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  
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  
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  
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  
前後有策略封為關內侯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  
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  
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  
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  
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



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爲苟存不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爲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歿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

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瞶瞶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

甘知其主  
必不死之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  
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  
丹陽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  
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  
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  
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摔其  
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  
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  
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  
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

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闕，夜使幹廉察諸  
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  
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  
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  
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  
類自愧不諫，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  
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  
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  
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謫官長者，有  
三不肯，謂遷、免、與、歿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



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張旣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

魏略曰、旣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木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

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旣說將軍馬騰等、旣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嶠、滎閭、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旣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旣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旣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旣恐爲變、乃



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于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

按關下後討字與日付宋建而別改改此杜道也

水碓不見前史疑是張改不創

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

氏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

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

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

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殷察異之

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勅家具設賓饌及既至

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

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

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

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



張楚

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略曰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

急著

四歌

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顥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



顛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旣旣曰俊等外假國威内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關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旣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



三國志 魏書五  
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旣莫能  
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  
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  
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  
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  
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  
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  
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旣揚聲軍由鷓陰乃潛由且次  
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已據武威曜乃至  
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

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量苗因  
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  
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  
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烧營  
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  
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  
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成公英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爲腹心  
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  
從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



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羗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羗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羗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羗，羗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羗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歿，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

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咽。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

閻行

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爲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健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



三國志 魏書十五  
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爲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爲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弃子、以超爲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

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



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鄯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辨誤司馬總句言彰為驍騎將軍儒為之司馬宣王二字有誤宣王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鄆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

在四征之列為征南都督荆豫者即儒也當有脫文

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

活羌舊譜

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誑



三國志 卷之五 魏書十五  
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  
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  
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  
龐演、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徐英

魏略曰、初既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  
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姓剛爽、  
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  
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  
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  
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

英之不撓、

黃初四年薨、詔曰、管荀桓子立勲、翟士、晉侯賞以千  
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  
張旣、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  
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卽位、  
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  
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  
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各有治能、會諸  
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



存而行  
大事

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為尚書  
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材能多所堪  
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  
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  
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  
悒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  
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大將  
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歿可得  
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歿謂眾  
人口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

溫恢

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李豐通  
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  
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歿獄中其諸  
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  
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  
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  
為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為丞  
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口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

郇越字臣  
仲見王  
兩龍共列傳  
此即刺  
也是好  
禮信



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文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人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

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荅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



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  
 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縊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  
 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  
 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  
 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  
 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間將殺  
 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  
 多為請遂得免

祝公道

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  
 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  
 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  
 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  
 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  
 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  
 械遣去不語其名姓

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  
 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  
 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

賈逵

言



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達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達乃知前出已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涇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書，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達怒收之，數以罪撻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達，以爲丞相

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



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卽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卽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旣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

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爲逵。

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遼、典喪事。

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鄆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搔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



三國志  
發喪，達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

時鄆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卽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達當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嚮猶十世宥之，况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爲豫州刺史。魏略曰：達爲豫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



莫治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過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

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卽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

淮沔即沔作淮

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



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達，休軍幾無救也。

魏略曰：休怨達進遲，乃呵責達，遂使王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若以



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是稱說滅獲之心耶。今恐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况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旣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王夫之曰：此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謚曰：肅侯。

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

賈充  
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達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達祠，下詔曰：達沒有遺愛，歷世見祠，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



間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充咸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間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謚曰武公魏略列傳以達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達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當種蔗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

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荅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二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



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

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葦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比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歎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



楊沛

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為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乾、棗、收、豎、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棗、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撻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

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棗、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撻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



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楯也。沛辭去。未到  
 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  
 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為令數年以功能轉為護羌  
 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  
 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  
 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  
 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  
 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掉其頭與杖欲  
 捶之而逸得去衣憤皆裂壞自訴于太祖太祖曰  
 汝不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

儒進而  
 大道寢衰

攷修夕陽亭  
 當小凡陽揚  
 若信心誤

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  
 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  
 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  
 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  
 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  
 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掾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  
 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  
 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  
 見述于後也



二十三日校 全德

三國志 終

七月初四日晨起臨先園南岸大礮聲良久又聞土橋紅單船礮聲

祖康手校日記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任峻

楊原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弃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

魏曰任峻孫也  
方亦曰任峻  
此陳壽王說  
任峻字伯達

任峻



中此有若石性  
引此有若石性  
也田於下  
百善解郡國  
置田及十九子

發奮

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摠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飢。旱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鈇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是時諸公  
一心附曹  
顯為之用  
功分明而  
爵賞隆也  
讀其令可  
見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兖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自以為。餽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

任峻



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玉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爲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飢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木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飢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周撫流民外招羌胡諸公大都從此下手

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

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為可加



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晉爲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晉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効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母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

與大吏羌  
豪等校武  
感



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鬼問。

傅異

鬚鬢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異。拊音音則曰。不謂

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扇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南。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扇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願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不發。



劉賁語可已

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

蘇愉

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

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字本位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



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竒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弃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

耿紀

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

張時

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耶？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守也。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



彼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  
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  
張晟寇殺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  
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  
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

傅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  
之

或曰當作或  
得時或曰許  
下不得參預

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  
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彧謂畿曰宜  
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

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  
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  
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  
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  
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  
矣遂詭道從邱津度

說文邱字宏男  
郡度地水往  
往河之南時  
夾側水廣有  
渡河之區津  
邱即此區邱

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  
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  
東也固褻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  
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



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范先欲殺畿以威眾

傅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

矣今不殺必為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

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

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

而巳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

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

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

眾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

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

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

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

入獲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

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

史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

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以募兵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

入獲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

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

史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

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

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



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管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管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開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

戶

魏畧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我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



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歿稷勤百穀而山死

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

官勤於其職而歿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歿於

黑水之山

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

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歲侯子恕嗣

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

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

季恢

郭智子冲

無外觀州里弗冊也畿為尚書僕射一人各修子

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

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

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

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

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

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

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杜恕

三



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懷為相國

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懷與嵇康善與

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懷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

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

扼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其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

何云何不制  
昭曰長使  
簡中讀之易  
起人言乎于  
此且雖至



只不如往管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  
 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  
 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  
 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  
 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  
 兵矣。其所恃內克府庫，外制四夷者，惟交豫司冀而  
 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  
 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  
 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  
 所，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

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

授守兼兵  
 是漢家良  
 法多用之  
 破虜但無  
 事不必耳  
 乃設官亦  
 非初意

漢書卷之六  
 重牧守

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  
 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  
 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  
 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  
 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  
 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  
 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  
 不及窺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  
 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克實，四肢雖病，終無大



三國志  
卷之六  
患今交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䟽賤，䟽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䟽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

劉世府作  
考是

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以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以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



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

稷契之列，是比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忠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即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繁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水。又况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



等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思世用此暴風俗  
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選門郎袁侃見轉為  
吏部郎荀僕出為東萊太守二人皆怨之同與友

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茂擢何本怒其煩長不能自達其來春初也頗好言事怨上疏極諫曰伏

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

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

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為朝廷惜

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

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

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

臣之智加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

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

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

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

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

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

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

感帑藏之不克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

宋本七言  
字

二當



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奸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偽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

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魯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

杜恂  
七



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  
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  
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  
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  
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  
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  
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  
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  
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

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  
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  
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  
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  
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  
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  
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管  
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  
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  
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



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

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減，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

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大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



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

孟康

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

孟康字叔平廣平人

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

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

以高才英儒克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

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

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

宋本無無字

魏略云恕字叔平廣平人

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

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

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

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

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

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

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

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

始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

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從



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  
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  
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

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  
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  
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  
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  
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

今俱杖節使其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  
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出關塞徑將數十騎  
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  
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  
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  
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  
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  
隨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



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剝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非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其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怨。

阮武

怨侗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怨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怨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節。武乃曰：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已也四年卒於徙所其  
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  
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

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

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

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

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

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

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

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

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

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

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宰守

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

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義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

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

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

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  
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  
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  
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  
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  
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

杜澄子寬和寬  
子務仲弟是  
唐書字相世系  
表

杜理



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頤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剛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

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述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

倫所枉殺嘏子乂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謀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

謀子武

阮武

杜恕

三



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  
荀綽交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  
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  
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  
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  
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  
名儒

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  
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  
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  
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  
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  
以危朝廷以名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  
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  
其鑒不遠又為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弃官去  
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



三國志  
魏書  
三  
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

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綦踣。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廝狼。其勝



國志  
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懷。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患。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

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熒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

後漢書  
卓收其兵馬



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  
 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  
 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  
 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  
 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  
 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  
 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  
 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  
 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

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

守此示弱也乃聚歛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

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

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

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

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

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

餘眾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

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

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

魏書曰渾為日  
 魏書曰左馮翊  
 夏陽乃其屬  
 城若邵陵則屬

鄭渾

三



比南郡為德  
州刺史部內  
與左馬湖等陳  
因此前有障  
後漢今之文而  
後耳其地遠  
去下多陽不遠  
或都陽之障耳

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  
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  
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  
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  
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奸者  
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  
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  
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  
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涇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  
二縣界興陂過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

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  
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數  
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  
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  
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  
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  
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  
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晉陽秋曰秦子表字材叔恭與華歆荀攸善見表  
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



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表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  
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  
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默字球清直有理  
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幕  
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  
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熒煌太守郡在西  
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  
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

料簡本件  
料簡

立錐之士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  
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  
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資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  
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  
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  
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  
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少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

倉慈

三



三國志  
魏書十六  
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瀋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耨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襪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于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與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

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

齊南相魯國孔文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撻奸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瓘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

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

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為農殖

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自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

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封桑果是時民多無車

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

吳瓘  
任燠  
顏斐  
令狐邵  
孔文



御覽作合畜  
猪狗豕時旁  
以累牛

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  
一二年間家家有下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  
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閒鉏  
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  
寒水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  
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  
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  
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  
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

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  
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  
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眾庶必非有所左  
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  
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  
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  
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  
至峭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  
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  
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

此亦類  
平原也  
全錄



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於今稱頌之也令狐邵字  
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  
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  
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  
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  
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  
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  
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  
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  
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

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廂賁中郎將三歲病亡  
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  
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  
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  
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  
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  
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  
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  
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  
爲兖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

安邑



時為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父字元雋，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

論本本作倫

按倫論本易  
卷象傳在右  
本易有作位  
論本倫心作  
倫

有可觀焉

二十七日校全位

初四日刻訪滋帥議進及校定  
午刻歸此卷中刻看此卷

三國志

魏書二

三



三國志 卷之六 魏書 張遼

三國志

魏 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  
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  
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  
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布爲呂催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于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

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誅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省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



傳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  
 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  
 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  
 遂行也

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  
 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  
 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  
 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  
 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

步宋本似牛

此云候澤志  
 有澤不云澤  
 山也又按澤本  
 宜志傳字依  
 注澤乃今書

其眾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  
 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  
 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  
 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祖論諸  
 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  
 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  
 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  
 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  
 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



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各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愷，以致命之兵，擊貪愷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孫盛作魏武  
難言武力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

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

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勅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祚，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八

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篤，遂薨于江都，帝為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



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于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

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強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



宋本此處進下  
布与字

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  
 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  
 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  
 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  
 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  
 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  
 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  
 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  
 肇嗣

綝

于禁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眾  
 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請為都伯屬  
 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  
 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  
 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  
 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  
 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  
 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遷不虜校尉  
 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  
 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

三國志

魏書十七  
于禁

七



祖禁獨勤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畧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諳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

機符

與略云桂固之  
白兔軍屯射  
大有軍戒者曰  
此名大其勢  
必驚有直多粉  
玄固不從道  
戰死

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遣步卒二十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于禁



如此執法  
何為隆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耶益重禁

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

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皆惡謚宜哉

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為



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嘆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顛頓，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龐惠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于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上，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魏書載制曰  
荀林父

官以禁之  
國以辱之

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

張郃，字儵，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

張郃



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

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

祖。

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



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陽秋與夏侯淵討  
鄜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  
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賓茂太祖從散關入漢  
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  
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  
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  
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  
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  
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  
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

魏畧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  
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

郭淮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  
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  
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  
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  
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  
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爲左  
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葛與曹真討  
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



侯尚擊江陵。郤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郤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

郤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内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郤督諸將西

卑湛



至畧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

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郤髀謚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

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揚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

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

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

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駐固於河內

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

偏將軍與曹洪擊滎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

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

鄴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

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降於太

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

徐晃



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廊當注夏多  
關傳作郭

渡蒲坂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蓋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急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



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隘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

褒美助氣  
聖聖一新

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封遂鄉



侯及踐祚進封陽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是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棟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

朱靈

按注引於靈更封高唐亭侯  
此靈之子宜衍

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棟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



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  
 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  
 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  
 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  
 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郇侯增其戶邑詔曰  
 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  
 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祿  
 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  
 封郇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  
 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  
 薨謚曰威侯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  
 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  
 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  
 遼徐晃之備詳也

七月五日陰

何云此上卷  
 序魏諸將但  
 以注記為  
 稍隱其非  
 種言之文徐  
 晃之好撰園  
 一以多功而  
 存一其功也  
 主備詳也序  
 張遼舍此特  
 補遺漢差  
 錄耳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十八

二李藏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懈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浴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



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兖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

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

和，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昱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



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與遼皆素不睦。遂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於遼破走。權增邑百戶。拜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愉愉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

以愛士而  
弭盜



錢方所曰降  
氏景雲經建  
功下既亭字  
予語述功奉即  
魏武所置處  
歸一也  
從一而終  
須作是見

識

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  
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  
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  
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  
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救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  
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加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  
阿與為親交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  
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  
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亾可立而待也不如亟  
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

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  
送印綬詣太祖又擊郡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  
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  
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  
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  
下馬拔鹿角八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  
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  
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  
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  
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



城又有功世為其勞其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紹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

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

深不談時事不論人物為至慎即狂如嗣宗亦以慎言之可謂



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

魏書泰山太守  
作在舊唐書  
志泰山郡十二城  
華郡志有之  
必不以此為  
是而後志  
不脫此一字

吳敦

尹禮

孫觀  
孫康

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慕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



季典徙郭  
宗族萬  
三年于鄴  
爲此

按武周字伯南  
係國竹武周  
此公字號術

言曰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翁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觀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

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調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

先及水遂長  
初進



純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卽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畧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卽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

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

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為黃門郎。歷位部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



三國志  
魏書  
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  
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  
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  
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  
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  
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  
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  
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

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  
歿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  
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  
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  
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水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歿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  
悲慚無顏早見耶遂欷歔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  
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  
備於長坂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



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  
文聘著垂泣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  
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

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  
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  
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  
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  
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  
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一紙書賢  
十部從事  
又不如一  
枕夢勝十  
萬甲兵奇  
哉

魏畧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  
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  
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  
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  
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  
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畧此語  
與本傳反

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  
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  
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亾



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

呂虔字于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毋等作亂與昌稀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毋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吳毋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眾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

吳言桂見漢書時孟傳言義

中凶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君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禪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

詳

魏書 呂虔

上



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苛  
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  
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  
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  
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  
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  
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  
晉王司空荀頤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  
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

弟本有少不多  
喚字

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  
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木相係奕世之  
盛古今必比焉

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卽位徙封萬年亭侯增  
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  
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  
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  
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杼斗者  
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

鬼書六 許褚

七



辨徐斬首事  
行果字右保

事  
金日碑  
忠

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  
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  
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  
以眾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  
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  
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  
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  
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  
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許褚覺你掉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  
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  
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  
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  
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  
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  
唯將褚超負其次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  
是褚乃聞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在太祖顧指褚褚  
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



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曰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

辨侯標威上多一封字上文進年御侯進侯文也

典章

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劔客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微道虎賁大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

步出初出作步



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為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印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特長矛擦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印之等人曰十步矣

手印步十

校尉三少帝紀作武猛校尉

又曰五步乃印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太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入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亦徑尺

三國志

卷之八 魏志

十一



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必入輒十餘，和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曠目大罵，而歿。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在舞陰間，韋歿為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

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卽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德

龐德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桓音少為郡吏，州從事。

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畧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德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德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畧曰：德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歿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德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視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



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德復隨騰  
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  
後騰徵爲衛尉德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德隨超  
亾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  
漢中德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  
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德將所領與  
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  
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

魏畧曰其從兄名柔時在蜀

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  
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  
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  
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  
德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  
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  
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  
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  
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  
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五伯

成何

董超  
董超御覽作



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各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尉將

搜會以平... 魁師平不討...

軍封列侯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德屍喪還葬

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德歿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德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

隱之虛說也

龐涓

龐涓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即鄆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歿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裒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曾証劫口突 出志勇此列 由志法多矣 匪爵鄉族 言是三五帝化



魏畧曰猛兵欲來縛清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負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其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勅兵

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其攻猛初負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負負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



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歿  
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消棄妻子  
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  
消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  
已陷揖歿消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  
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消  
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消舅兄弟三人同時  
病歿壽家喜消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劍白  
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

龐娥親

尹嘉

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  
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賞刊石表閭

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  
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  
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  
災疫三人皆歿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  
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  
親子消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  
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  
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

龐消

二



三國志  
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邪。陰市名乃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歿，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歿，門戶混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

如此昭灼  
壽不存  
矣也

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詎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污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廻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歿，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

三國志  
魏書  
卷八  
龐涓  
三



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歿。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歿。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歿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

周洪

劉班

張負

梁寬

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旣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負。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劍仇



頸人馬俱摧塞。父之怨魂，雪三第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改異天關溫  
水字西城好  
即西好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

路中大夫  
之風

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

張恭

時太守馬艾卒  
官故功曹張恭  
行長史事



張就

此李通死  
武時人固  
如侯也

張華

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  
 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  
 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  
 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  
 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  
 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  
 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  
 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  
 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

張敷

拜西域戊巳校尉，敷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  
 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  
 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敷，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為  
 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  
 敷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敷還，帝責敷何不密啓，  
 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  
 猶以為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敷子固，字元  
 安，有敷風，為黃門郎，早卒。敷一本作勃。魏畧勇  
 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



孫賓碩

左信疑當作唐  
衡漢書趙收  
傳中常侍唐衡

趙息

先珪為京兆虎  
牙都尉此注未  
文皆云衡中而  
中間獨云左信  
子弟如也

難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  
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  
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於後孫賓碩者北  
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栢帝時常侍左信唐衡等權  
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  
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  
不持版郡功曹趙息阿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  
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  
見尹尹欲修主人勅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左信子  
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為特酷買宜隨中舍萊

趙岐

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言無  
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  
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  
因書與衡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  
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  
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  
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  
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  
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  
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



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旣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

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尉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凶，岐在南爲行喪也。楊阿若

楊阿若

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遊俠，常以報讐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



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  
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  
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  
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  
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急豐不與已同乃重  
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  
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  
爲揖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  
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  
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

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  
繫我頸今反爲我所係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  
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  
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  
義勇詔卽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  
字文木京兆新豐人也少遊俠興平中三輔亂出  
與老母兄弟第五人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  
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  
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  
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



獨追之卽覺  
作獨持捕追之

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  
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  
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袵，  
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其布列待之，出  
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  
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  
運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  
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  
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  
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

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  
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  
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  
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  
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  
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  
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  
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  
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



三國志  
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視，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藏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隣國，聞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七月六日，遼明督馬步隊翼衛礮筏進攻，是日賊營望樓有人，又伏數百賊於葦中，與官軍互發大礮相擊。陣岌岌，定營兵一名還至三汊河，占鞠鎮軍殿華英副將貴共語移營于西，初歸營點畢，此卷。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

何云三五以  
弟如別為一  
卷後卷以  
世安幾為次  
其程考林之  
教經曹彰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取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

勝逐北。至于桑乾。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

御覽作車師  
車行

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料。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



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平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衣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

魏略曰太祖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堦薄使治中牟及帝授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太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

攷澄封中牟  
王考任城王子  
楷允彰也攷  
異同



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

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

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曹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

不見佳

陳思王



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今盡肅恭於上京。惟桓  
文之爲盛。今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  
翼佐我皇家。今寧彼四友。同天地之規量。今齊日  
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今等年壽於東王。云云  
太祖深異之。

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  
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  
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  
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  
亦二十二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

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  
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  
自飾。官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  
置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  
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  
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  
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  
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  
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



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姚云孝文貞之政攝以下未詳其讀余意作三句讀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

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三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

爾世府作以按此  
文甚物既其若  
蓋謂此吾他時  
諸侯中便後者  
私出子建同司  
馬之者者故  
欲管攝  
而若歸以以  
既有所不可  
留之則又不可  
信類如字故曰但  
使者以誰為心  
腹作以字于  
投頃  
來意投修句  
疑

右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

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

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

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

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

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

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

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啁之，反作論盛道，僕贊

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

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



何云自佳佳  
說則受漢  
強世之者佳  
諸後世但以  
佳說見稱  
不誰知曰改  
宜而佳說乎  
今人多誤會  
佳說之遺作  
佳志亦未為  
大遠不解後  
者何緣據  
也

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摘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

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



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  
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  
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  
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待數日。若彌  
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  
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  
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  
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  
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  
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

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  
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  
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  
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  
尼<sup>過</sup>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鶚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  
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  
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  
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  
 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  
 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  
 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  
 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  
 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  
 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庶緒瑣瑣何足以  
 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  
 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  
 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

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

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  
 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  
 洛陽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  
 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  
 召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

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臣松之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子皆莫能與  
 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

按若當此若



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修年二

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

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何世語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

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

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

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

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凌並為主

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

豫作荅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荅教裁出荅

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

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

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

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修子囂囂

子準皆知名于晉世囂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

膺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

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

意逍遙卒歲而巳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為名

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

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

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



準與裴頌樂廣善遣往見之頌性弘於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偈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



魏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  
 與伏波子林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  
 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如  
 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  
 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  
 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  
 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  
 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  
 殺之 廩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廩少有才  
 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廩嘗

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  
 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  
 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  
 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  
 以勸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  
 欲立之為嗣何如廩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  
 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廩聞知臣  
 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  
 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  
 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以聖哲習之



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  
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虞不  
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  
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  
爵安鄉侯。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  
而况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其年改封鄆城侯。二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

又委乎哉

活當從文選作

責文選作責

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  
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  
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  
改之勸。恐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  
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  
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  
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  
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  
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  
垂齒召。至止之印。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



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於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

按陸當以文皇作梁方与儀相協

性命文選作生命

子改封堯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笑笑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休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

更樹起



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饑饉。不遑食。望城不過。面色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

優詔答勉之。

此與一語  
不似梁孝  
王傳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銖鎖。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旣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澗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



田文選作連

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  
 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  
 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關。引領情內傷。大  
 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疑我塗。流潦浩從橫。  
 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  
 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  
 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臯鳴衡軛。豺狼  
 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及親疎。欲還絕無蹊。攀  
 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  
 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

文選歸鳥三  
曰在孤獸之前

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物傷  
 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亦何爲。天命與我違。柰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  
 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  
 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  
 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即親。何必同衾幃。然後  
 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  
 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  
 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王

文選殷勤下多  
甚及思成疾亦  
年乃兒女仁二  
句



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

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

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

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

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

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與

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

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

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

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

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

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

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

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

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

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困以寡怨  
君所未知  
不密失身  
蓋嘗試焉

竊位文選作  
位竊

授文選作受

臣主相疑  
極矣而請  
兵焉何不  
智也



三國志 魏書十九  
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鈞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

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



文選作長纓  
占其王

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  
致北關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  
逞其力加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  
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損軀濟難  
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  
將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  
戰陣竊不自量志在効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  
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臣錐刃之用使得西  
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

勇迂弊不切

秀維工其  
如談虎色  
變何

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  
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  
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  
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木弗試沒世無聞徒榮  
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  
而忝重祿禽息身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  
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  
袂攘袂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  
皇帝南極赤岷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  
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

陳思王



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

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

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命。嫖者士如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受天恩

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种。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振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



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于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

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唯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



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弭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嗚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

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極。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勅。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也。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

奏詔大雅

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



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詞。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魍魎謹

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殫。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鑿。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



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聞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摠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優挂神恩，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

輪轂，雖無大益，異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抽心，仰高天而歎息。取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



子達論  
公有劉白  
之風矣何  
正文才富  
豈乎

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

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推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寔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所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



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卦。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者。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老耄罷曳乎。而名爲魏

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鼯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疴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



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  
 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  
 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  
 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  
 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  
 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晝若晝晦悵  
 然夫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  
 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家名為陵地亦不疑者而不使其危居獨  
 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  
 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

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  
 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綬追柏成子仲之  
 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  
 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  
 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  
 惟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  
 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  
 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  
 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



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  
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禁侍藩  
國既自峻迫僚屬皆賈豎下木兵人給其殘老大數  
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  
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嘗為瑟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  
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  
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  
沉淵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即當南而更北謂東  
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

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  
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 孫盛曰

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  
術違敦睦之風皆維城之義漢初之卦或權侔人  
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  
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  
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羸木危  
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  
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遺今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



辨誤魏書諸  
王戶皆思此  
必者脫誤

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徒封  
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  
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  
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  
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  
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  
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  
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  
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城公發詔以志為樂

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  
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  
志嘆曰安有如此之木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  
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  
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  
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  
又追封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  
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



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妨遏植

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

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按植者不圖繼引有豈能與難

三國志

七月十二日臨以爲法。國經理案。後其五。孝順。且日。孔。並。遊。誓。楊。如。魁。都。司。馬。福。合。回。都。司。丁。希。風。翔。幸。聖。多。祖。庚。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

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

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

王林。中山恭王褒。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玪。陳留恭王



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  
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  
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  
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  
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  
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  
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嘉平  
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鏐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  
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  
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  
繼鏐後

意元豐沖  
本作慧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  
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  
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  
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  
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



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  
 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  
 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  
 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  
 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  
 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

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眾  
 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  
 分以為三亦叙屬之一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  
 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  
 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何云倉舒之犯正軍歟亦  
歷之年始尤悞不擇言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  
 不宜立况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  
 武其易之也

言則流涕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



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黃初二  
年追贈諡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  
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  
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  
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  
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  
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  
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  
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

在我亦無天下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  
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  
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己氏公正始  
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  
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  
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  
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



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當作魏書  
中山王傳注云有魏書載西書云

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

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援子孫為中  
後魏為子孫  
後魏為子孫  
後魏為子孫  
後魏為子孫



奉終後州據  
必紀多子者也  
本信不言與於  
仍明子某嗣又  
燕王字子魚  
之他大宗而本  
信亦不言子某  
嗣俱有脫文

燕王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曹表

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

譚語當作



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取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何云袞保身之符勝于陳思也救妃妾紡績織紉

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避迨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戒諸無貳咎悔也

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



太妃杜夫人也  
上哀同母

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  
 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  
 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  
 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  
 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  
 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  
 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  
 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  
 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  
 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  
 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  
 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  
 士，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  
 取。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  
 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閩  
 閩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  
 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  
 贈賻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  
 好與之作。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  
 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珫，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  
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珫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  
弟壹紹珫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  
太和四年追進珫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  
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郡侯，二十二  
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  
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  
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  
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  
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  
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曰原王子，焜  
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  
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  
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



太子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流涕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

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之曰易

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取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夷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今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



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  
 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  
 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  
 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  
 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  
 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  
 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

按趙王幹傳云  
 楚王中山並犯之  
 通之於中山  
 器在書龍元年  
 此元年上冠脫  
 去說二字

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  
 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  
 縣二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  
 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  
 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傅及侍御史  
 就國家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  
 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  
 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  
 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



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藥。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

按彪之有罪。始死本紀在嘉平三年。此作元年。誤。

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舍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按嘉如老。死命子孫封不。應揚。得之大。即能。有。新文。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



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嚮，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

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

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

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

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

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

曹嘉



三國志  
魏書  
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子謙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樞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鄼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庠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



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

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



奉彘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

招本他善平  
二年正月甲辰  
靈芝此作元  
年魏祿

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



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天涼薄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

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

曹罔

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

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

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

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

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存其國。

家。保其社稷。歷絕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鶉鷄在原。兄弟



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閭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



卷之三十一

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

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細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

譚文選作漢



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  
 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弊之于後向使始皇納淳  
 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  
 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  
 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  
 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  
 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  
 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  
 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  
 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

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  
 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  
 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  
 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  
 侯疆盛長亂起邽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  
 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  
 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



三國志  
卷之三  
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  
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  
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  
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  
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  
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  
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  
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

歎息而不能用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  
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  
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  
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  
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  
徒權輕勢弱不能存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  
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  
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  
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  
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  
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  
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  
資，兼神武之略，馳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  
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  
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  
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  
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  
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  
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

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  
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閭閻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  
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必限小縣，  
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以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於衡輓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  
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  
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



三國志  
至死不殭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  
墮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  
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  
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壤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  
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欠則輕下  
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  
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  
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河中央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

稚同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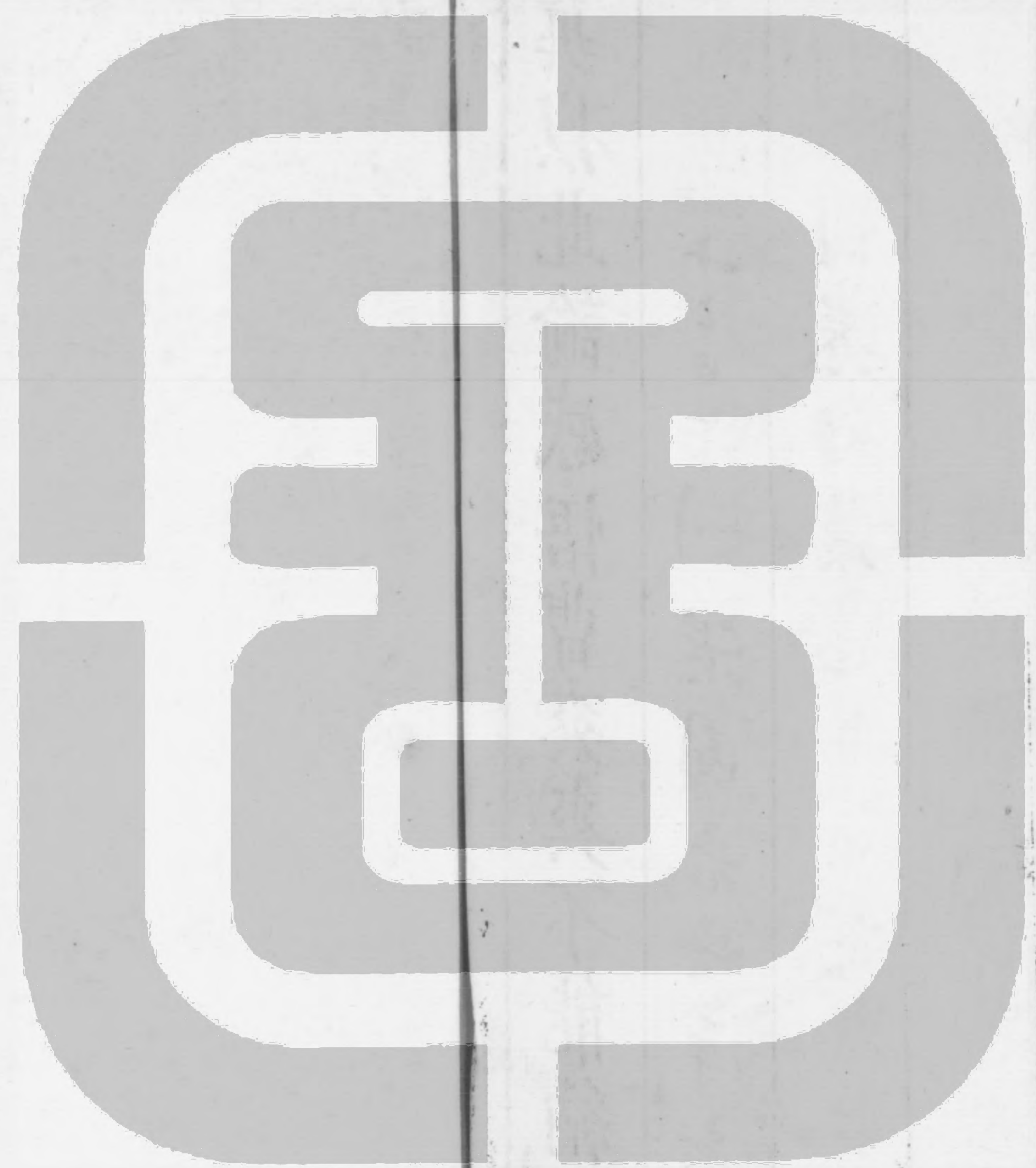
十二日午刻滋園表略譯良久乃去申刻竟

此卷祖康志



三國志

魏書





書